

底色

春天里

活在边缘

留守儿童任文晶：
带着泪珠悄悄长大

文/本报记者 张建丽 片/本报记者 张晓科

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出打工,究竟离开自己多久了,13岁的任文晶已经记不清楚,她的记忆只是定格在了春节。“春节一过,妈妈就走了,要挣钱给爸爸看病,给我和弟弟买好东西……”

任文晶家住梁宝寺镇运河村,在她很小的时候,爸爸干活时从树上摔下来,双腿都摔坏了,从此长期卧病在床。她还有一个7岁的弟弟。为了撑起整个家,妈妈只得去青岛打工。

天冷了,任文晶穿着的棉袄明显小了,手腕从袖子里露出长长的一截。

“妈妈没给你买新衣服?”记者有些疑惑。“我有,不想换……”任文晶低下头,把袖子使劲往下拽了拽,“要是能不长个就好了。”她嘀咕着。

这件棉袄是去年冬天妈妈回家亲手给女儿缝制的。做棉袄的那天,妈妈带着任文晶一起去挑布料,一起去买棉花,一路上任文晶拉着妈妈的手,真暖和。回到家里,妈妈立刻拿起针线赶活。“我在旁边看,总觉得慢,钻来钻去缠着妈妈,光想往身上穿,妈妈笑话我跟小狗看见肉一样。”任文晶笑眯眯地说,“穿在身上可暖和了!”

只是任文晶个头蹿得太快了,到了今年冬天,这件棉袄就明显小了。爸爸让她把棉袄送给表妹穿,可任文晶不舍得。

任文晶说:“阿姨,我曾做了一个梦,梦里妈妈挣了足够的钱回来,爸爸的病也治好了,一家四口出去玩。这个梦像真的一样,很幸福。”

那个夜里,任文晶高兴得大笑,忽然就笑醒了。睁开眼,四周一片漆黑,宿舍的同学们正在睡觉,妈妈没有回来,爸爸也没有好起来,弟弟还在姥姥家。

“阿姨,我真后悔。”任文晶

叹了一口气,“我赶紧接着睡,也没回到那个梦。你说梦能不醒过来吗?”

任文晶的妈妈一般只有在春节时才回来几天,今年收玉米时却给任文晶带来个大惊喜。

那个周末,她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,喊了一声“爸爸,我回来了”,没想到从房门里出来的竟然是妈妈。

妈妈回家了,任文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她冲上去紧紧抱住妈妈。农村孩子平时与父母母亲的亲昵动作并不算多,这个拥抱,连她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,想着应该把妈妈让给弟弟,就赶紧说:“妈妈,今天你尝尝我做的饭。”接着乐颠颠地去了厨房。

那夜,小文晶睡得并不踏实,她知道,因为家里临时有事妈妈才回家,事情一办完,她还会离去。她特别害怕一夜醒来妈妈已经走了。

自己想妈妈,可在7岁的弟弟面前,任文晶还要扮演“小妈妈”的角色安慰照顾弟弟。

弟弟平时还是比较听话的,任文晶苦笑着说,在他要找妈妈的时候最不好办。晚上,弟弟通常哭得很厉害,老是喊着要找妈妈,因为爸爸行动不便,她就经常抱着弟弟来回走,一边走一边哄他,妈妈挣钱将来给他买大汽车啊小火车啊,并把自己的美梦讲成故事。过上半个小时左右,弟弟睡着就没事了。

小文晶已经习惯了在哭泣后自己给自己讲大道理,宽慰自己。“我能做很多菜呢,最拿手的是炒鸡蛋蒜苗”,任文晶骄傲地说,“蒜苗能排毒,爸爸吃了好了。”问到明年的愿望,任文晶并没有说想妈妈回来之类的话,而是希望自己能学会更多的本事去帮父母,小小的身板挺得笔直。



想妈妈的时候,小文晶眼里泪光闪闪。

人物

任文晶 济宁嘉祥县梁宝寺镇运河村人,13岁,现在嘉祥县梁宝寺镇留守儿童学校上六年级,父亲常年卧病在床,母亲外出打工,弟弟7岁。

“阿姨,我曾做了一个梦,梦里妈妈挣了足够的钱回来,爸爸的病也治好了,一家四口出去玩。这个梦像真的一样,我突然就笑醒了,赶紧接着睡,也没回到那个梦。你说梦能不醒过来吗?”

“在外地打工赚得多,花得也多,不如回到临沂。而且想孩子的时候,还能常回家看看。”

返乡农民工吴进营：

想孩子的时候，能常回家看看

本报记者 王逸群 周磊

2010年冬天,临沂的第一场雪后,临沂农民工“一元公寓”里,尽管四处漏风、寒风侵肌,仍然住着500多名农民工。这些人中,不乏因物价上涨从大城市逃离,返回临沂老家找活干的人。

15日晚7点,35岁的平邑县白彦镇人吴进营裹着厚厚的军大衣,来到公寓大院里的塑料棚下,在靠电视机最近的一张桌子旁坐下。冒着热气儿的满满一大碗鸡蛋汤,4个烧饼,就是他的晚饭。

1991年,16岁的吴进营离家,先到了威海,在饭馆里当学徒,做了十多年的厨师后,吴进营又去了青岛打工,接一些木匠活儿。“在青岛打工时,我的工资已经涨到2000块了。”

回临沂前在青岛打工时,虽

然每个月能挣2000元左右,但每天3元钱的早饭、中午9元钱的盒饭,下午10元左右的晚饭,每天仅吃饭的费用就将近25元,一个月下来大约要750元。再加上和工友合租房子每月需分摊400元,话费100元左右、公交费用、偶尔抽烟喝酒解闷儿的费用……

这样,吴进营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花掉近1500元钱,剩下的500元钱,难以向远在老家,等着他养活的妻女交代。

“两年前的青岛打工时,一个月下来能省下近1000元钱。但今年物价上涨太厉害,光吃饭就要多花三四百元,在大城市里打工都打不起了。”吴进营说。

晚上,吴进营不再和工友们出去吃吃喝喝,夜里总是失

眠,他想的是如何多给家里寄些钱,逃离大城市的想法不可遏制。

半个月前,吴进营回到临沂,住进了临沂农民工“一元公寓”。公寓里的居住环境与吴进营的想象相差甚远,但住宿费一天只要一元钱。

“在外地打工赚得多,花得也多,不如回到临沂,虽说赚钱少点,但花销更少,而且想孩子的时候还能常回家看看。”吴进营用勺子搅着热乎的鸡蛋汤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早晨5点起床后,到公寓大院的早餐摊点要上一碗稀饭,两个素馅包子,一共2元钱。中午在外干活儿的话,6元钱一份的盒饭足够,下午回到公寓后,一盘炒菜、三个馒

头,只要4元钱。算起来,一天吃饭的费用只要12元钱。

每天1元住宿费,2元的劳务管理费,再加上手机话费、公交费等相关的生活支出,仔细算下来,吴进营在临沂市区打工,每个月生活费只要500元左右。

“在临沂打零工,虽然一天只能挣75元,但如果每天都能找到活儿,每个月就能挣2000多元,这样的话,就能余下近2000元钱了。”吴进营仔细盘算着。

物价上涨得厉害,工资却不涨。“苦点、累点,我们都不怕,问题是打拼一个月下来,根本存不下钱,还不如早点回来。”同样是从青岛打工回乡的尹继华说。



人物

吴进营 平邑人,35岁,16岁外出打工,先后到过威海、青岛,干过木匠、装卸工、建筑零工,今年返回临沂打工。